



城市研究·新阶层系列

中国 新社会阶层

基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
实证分析

张海东 等 著

THE NEW SOCIAL CLASS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SAP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城市研究·新阶层系列

中国 新社会阶层

基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
实证分析

张海东 等 著

THE NEW SOCIAL CLASS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社会阶层：基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实证分析 / 张海东等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8

(城市研究·新阶层系列)

ISBN 978 - 7 - 5201 - 1299 - 4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社会阶层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7790 号

城市研究·新阶层系列

中国新社会阶层

——基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实证分析

著 者 / 张海东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杨桂凤

责任编辑 / 胡 亮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编辑部 (010) 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0.25 字 数：350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299 - 4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目 录

← CONTENTS

导 言	1
一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结构	1
二 市场化改革是新社会阶层生成的主要渠道	1
三 新社会阶层在经济状况、工作与社会保障、主观认同、社会 交往、社会参与等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群体特征	2
四 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具有双重属性，既有积极的一面， 又有消极的一面	2
第一章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与结构性特征	4
一 新社会阶层的概念与构成	4
二 新社会阶层的总体规模与主要特征	6
三 新社会阶层的生成渠道	13
四 新社会阶层的社会功能	19
结 语	21
第二章 新社会阶层的经济状况	22
一 住房状况	22
二 收入水平	34
三 消费水平	40
四 储蓄状况	50
结 语	55
第三章 新社会阶层的就业与社会保障	57
一 就业状况	57
二 就业稳定性	73
三 工作满意度	85

四 社会保障	91
结语	98
第四章 新社会阶层的主观阶层认同	99
一 家庭阶层认同	99
二 个人阶层认同	103
三 中产阶层认同	122
结语	133
第五章 新社会阶层的生活品位与休闲方式	135
一 日常生活行为习惯	135
二 日常工作与生活时间分配	144
三 子女教育状况	150
四 休闲方式	159
结语	177
第六章 新社会阶层的社会交往与互动	179
一 本地语言的掌握情况	180
二 社会交往	185
三 社会支持	228
结语	231
第七章 新社会阶层的社会参与	232
一 政治参与	232
二 社会组织参与	238
三 公益活动参与	254
四 网络参与	257
结语	264
第八章 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态度与价值观念	265
一 社会满意度	265
二 社会公平感	276
三 社会信任	278

四 社会包容	281
五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	286
六 政治态度	291
七 人生观	301
八 移民态度	305
结 语	309
 参考文献	311
 后 记	315

导 言

新社会阶层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对新社会阶层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本书依据调查数据，对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研究。本书的主要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新社会阶层日渐崛起，其总体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新社会阶层的规模为7200万人，占总人口的5%左右。在一些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所占的比例更高。规模日益扩大的新社会阶层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例如，新社会阶层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他们创设的新经济社会组织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的社会劳动力，已经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主要力量；新社会阶层在引领经济社会创新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是新产业模式的重要创造者，而且在不断推动社会公益模式的创新。

新社会阶层并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阶层，但是新社会阶层这一群体还是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包括在“体制外”部门工作、大体位于社会中间阶层、受教育程度和总体素质较高、市场能力突出、职业流动性强等。因此，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新社会阶层大致属于“体制外”的中间阶层，其快速崛起不仅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也在推动我国的社会结构向“橄榄型”过渡。

二 市场化改革是新社会阶层生成的主要渠道

从生成渠道上看，新社会阶层的快速成长得益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

逐步确立和完善，得益于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从市场化的影响来看，与市场化相适应的经济制度改革实现了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新社会阶层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载体；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政府职能转变为中介组织、社会组织的发展释放出了巨大的空间，也为新经济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从信息化的影响来看，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不断派生出新业态的同时，也和传统产业实现了有机的结合，从而推动着传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进而使得知识和技术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规模不断扩大。从全球化的影响来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资本和人力资源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流动，外资企业数量的快速增长进一步壮大了新社会阶层的队伍。所有这些因素都成为培育新社会阶层的重要载体和促进新社会阶层不断壮大的主要推动力。

三 新社会阶层在经济状况、工作与社会保障、主观认同、社会交往、社会参与等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群体特征

新社会阶层均具有较好的经济状况，在很多方面其经济状况都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受益者。从职业获得与职业流动来看，新社会阶层主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实现自主就业，职业流动性强，工作变动的频率以及对于未来失业可能性的感知度均要高于体制内的群体；新社会阶层的跨体制职业流动呈现出明显的从体制内向体制外单向流动的特征，从体制内向体制外流动的比例远高于反向的流动比例，也就是说，新社会阶层的职业流动更多地发生在体制外部门。这表明新社会阶层在职业流动上存在一个明显的体制壁垒。在阶层认同方面，新社会阶层的主观阶层认同较高，他们大多认为自身位于社会中间阶层。在社会参与方面，新社会阶层大多具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意愿，愿意积极参与各种类型的社会公益事业和活动，但缺乏相关渠道和途径。

四 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具有双重属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

从总体上看，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既有积极的一方面，又有消

极的一方面。新社会阶层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而一些个别的新社会阶层成员在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所表现出来的不遵守法律规定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容易造成不良的示范效应。如何把新社会阶层的核心价值观构建和法治建设结合起来，积极引导其健康发展，从而充分发挥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议题。

除非特别标注，本书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 2014~2015 年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统一组织实施的“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问卷调查。此次调查采用两阶段抽样法，第一阶段采用地图法随机抽样法，共获得 3004 个常住人口的样本数据；第二阶段采用适应性区群抽样法，共获得 3006 个常住人口的样本数据。由于通过适应性区群抽样获得的数据不适合进行总体推论，因此本书对于社会总体状况进行推论依据的是第一阶段的调查数据，而对于新社会阶层相关问题的分析则是依据两个阶段的数据。

本书的内容主要包括新社会阶层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两个部分。新社会阶层的理论探讨部分主要是围绕新社会阶层的总体规模、结构性特征、生成渠道、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新社会阶层的实证分析部分，本书围绕新社会阶层的经济状况、工作与社会保障、主观认同、休闲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参与、社会态度与价值观念等，从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对新社会阶层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不仅比较了新社会阶层与社会平均水平以及体制内群体的差异，而且还对新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以及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的新社会阶层的区域差异进行了比较，从而更为全面地呈现新社会阶层的相关特征。在新社会阶层的界定上，新社会阶层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新社会阶层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社会阶层，而狭义的新社会阶层则不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具体指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在本书中，我们采用的是广义的新社会阶层概念，并且根据调查的数据和研究的需要将新社会阶层分为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外企从业人员、中介/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个体户以及其他群体 5 种不同的群体。

第一章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与结构性特征

新社会阶层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所有制形式、社会治理方式、社会分工以及产业结构等变化和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不仅新社会阶层的概念和构成等在持续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且新社会阶层的总体规模也在不断壮大。虽然在社会学的领域里新社会阶层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阶层，但是，总体来看，除了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市场能力以及整体素质都普遍较高之外，新社会阶层还具有在“体制外”部门工作、职业流动性强等群体性特征。在生成渠道上，新社会阶层的成长以及不断壮大得益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红利”，市场化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全球化的推进等都是新社会阶层不断壮大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新社会阶层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在吸纳社会就业、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公共服务和促进社会结构向“橄榄型”过渡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价值观念上，新社会阶层身上所体现的创新精神、竞争意识等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新社会阶层中也有一些消极的价值观念需要加以有效的引导，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 新社会阶层的概念与构成

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往往伴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组，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又会推动社会分层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例如，米尔斯对美国“白领”问题的研究^①，傅高义对日本新中产阶级问题的

^① 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研究^①。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逐渐形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所有制形式、社会治理方式、社会分工以及产业结构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也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从而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大规模分化和重组。有研究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划分为十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五个社会地位等级。其中，十个社会阶层具体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②

从时间上看，新社会阶层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 2001 年，所指的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社会阶层这一概念的内容与构成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目前所使用的新社会阶层概念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其中，广义的新社会阶层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社会阶层两类社会群体，而狭义的新社会阶层则并不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包括在内。按照最新的界定与分类标准，狭义的新社会阶层这一概念主要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四类不同的社会群体。具体来看，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是指受聘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掌握企业核心技术和经营管理专门知识的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提供知识性产品服务的专业机构从业人员，以及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是指不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与专长，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并获取报酬的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是指以新媒体为平台或对象，从事或代表特定机构从事投融资、技术研发、内容生产发布以及经营管理活动的人员，包括新媒体企业出资人、经营管理人员、采编人员和技术人员等。

^① 傅高义：《日本新中产阶级》，周晓虹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②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本书从广义上来使用新社会阶层这一概念，即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其他新社会阶层两类社会群体。其中，其他新社会阶层又划分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四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在具体的分析中，根据研究的需要，将新社会阶层的内部群体划分为“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外企从业人员”“中介/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个体户”以及“其他群体”。

二 新社会阶层的总体规模与主要特征

社会分层与流动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也推动着相关研究的繁荣。例如，有学者对中产阶层的认同、消费、品位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① 近年来，随着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新社会阶层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其总体规模不断壮大。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尽管新社会阶层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阶层，但是，不同群体间又呈现一些共同的特征。除了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市场能力以及整体素质都普遍较高之外，新社会阶层还具有在“体制外”部门工作、职业流动性强等群体性特征。

（一）新社会阶层的总体规模

从数量上看，近年来，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分类标准以及统计口径的不同，相关的统计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调查数据、研究结论等多种不同的数据对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总体规模进行介绍与推算。

首先来看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2012年，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新社会阶层已超过7000万人，再加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总人数约1.5亿。2017年1月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新社会阶层一共有7200万人^②，约占总人口的5%。具体来看，在新社会阶层中，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约4800万人，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约1400万人，自由职业人员约1100万人，新媒体从业人员约1000万人。由

^① 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② 《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7200万人》，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701/06/nw_D110000gmrb_20170106_4-01.htm，2017年3月10日。

于上述各类群体之间存在一些人员交叉现象，所以这些数据直接加总起来会多于 7200 万人。此外，还有一些相关部门发布的具体类别的新社会阶层数据。例如，《2015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 66.2 万个，吸纳各类人员就业 734.8 万人，比上年增长 7.7%。^①《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个人会员总数超过 21 万人，其中注册会计师有 101376 人，非执业会员有 113715 人。^②《专利代理行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显示，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取得专利代理人资格的人数超过 2.7 万人，执业专利代理人超过 1.2 万人，分别较 2008 年增长 211% 和 149%，行业从业人员近 10 万人，全国专利代理机构数量达到 1256 家，办事机构超过 600 家。^③《税务师行业 2015 年度报表基本数据情况通报》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全国从业人员有 102161 人，其中，执业注册税务师为 41838 人。^④相关数据还显示，全国的律师数量已经超过 30 万人。^⑤

其次来看相关的调查数据。本书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实施的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中的相关数据，对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总体规模进行了推算，并基于 2005 年、2008 年、2010 年、2011 年、2012 年、2013 年共六次的调查数据对近年来新社会阶层的总体规模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见表 1-1），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总体规模虽然有所波动，但是已经基本稳定在 5% 左右。而且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在 5% 左右。这说明我们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推算的新社会阶层总体规模与最新统计数据基本上是相符的。

表 1-1 根据 CGSS 数据测算的新社会阶层总体规模

单位：人，%

年份	新社会阶层数量	样本总量	比例
2005	514	10372	4.96
2008	319	6000	5.32

① 《2015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607/2016070001136.shtml>，2017 年 6 月 10 日。

② 《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http://www.chinaacc.com/upload/html/2016/12/20/yudd776a24504348678663e7799997e7a9.pdf>，2017 年 6 月 10 日。

③ 《专利代理行业发展“十三五”规划》，http://www.sipo.gov.cn/tz/gz/201704/t20170428_1310650.html，2017 年 6 月 15 日。

④ <http://www.chinaacc.com/zhuceshuiwushi/ksdt/ya1608109133.shtml>，2017 年 6 月 15 日。

⑤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7-01/09/c_1120275319.htm，2017 年 6 月 15 日。

续表

年份	新社会阶层数量	样本总量	比例
2010	493	11783	4.18
2011	249	5620	4.43
2012	596	11765	5.07
2013	578	11438	5.05

最后再来看已有的相关研究。已有新社会阶层问题的研究也对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的规模进行了测算。例如，陈建辉和林泽炎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对当前我国私营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的总体规模进行了测算。数据表明，2016 年私营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的总体规模在 4630 万（包括 2430 万名管理人员和 2200 万名技术人员）至 6610.6 万人（包括 3228 万名管理人员和 3382.6 万名技术人员）之间。^①

（二）新社会阶层的主要特征

近年来，随着总体规模的不断扩大，新社会阶层这一群体也逐渐开始进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视野。但是新社会阶层“并非一个严格学术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对于特定社会群体现象变化的反映，它们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引起世人更多关注”^②。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新社会阶层大致位于“体制外”的中间阶层，具有职业流动性强等特征，其快速崛起不仅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也在推动着我国的社会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过渡。

1. 新社会阶层主要在体制外部部门就业

职业分类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基础，而新社会阶层“新”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职业上，其职业主要分布在新经济社会组织中，在体制外部工作是新社会阶层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非公有制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在吸纳就业的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国有部门。我们对于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新社会阶层的调查发现，在工作组织类型上，有 64.4% 的新社会阶层在民营企业就业，有

^① 陈建辉、林泽炎：《应高度重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健康成长——以私营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为例》，《中国发展观察》2017 年第 4 期。

^② 李路路、王微：《新社会阶层：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新界面》，《河北学刊》2017 年第 1 期。

12.5% 就职于三资企业，还有 19.7% 为个体户；在就业身份上，新社会阶层以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技术人员和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为主，占到了一半以上的比例。从职业获得方式来看，新社会阶层主要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实现就业的，大多是在就业市场上自主就业，有些新社会阶层甚至选择了自由职业这种较新的就业形式。调查数据表明，自主择业是新社会阶层最主要的就业渠道，其中，个人直接申请应聘工作的比例为 61.1%，职业机构和他人推荐的比例为 22.1%。^①

2. 新社会阶层大多位于体制外的社会中间阶层

新社会阶层大多属于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位于社会中间阶层，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经济地位都普遍较高。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新社会阶层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较强的专业能力，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有的甚至还是所在行业的领军人物。从经济状况来看，新社会阶层大多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更为优越的住房条件以及更强的消费能力。从阶层位置来看，新社会阶层具有较高的阶层位置。我们通过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新社会阶层的调查发现，新社会阶层的年均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 2.21 倍，而新社会阶层的家庭年均收入接近社会平均水平的 2 倍；新社会阶层拥有更多的自有产权住房、住房面积更大、所在小区的环境也更为优越；新社会阶层的年均家庭总支出是社会平均水平的 2.10 倍。^② 新社会阶层的阶层位置较高不仅体现在客观层面，从阶层认同来看，新社会阶层的主观阶层认同也普遍较高。调查结果显示，新社会阶层的家庭阶层认同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从职业地位、经济收入、消费水平以及综合地位等方面来看，新社会阶层的个人阶层认同位于中间水平。^③ 因此，新社会阶层大多具有较高的社会阶层位置，将职业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话，可以将新社会阶层称为“体制外”的中产阶层。

① 张海东、杨城晨、赖思琦：《中国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调查报告——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调查》，载李培林、陈光金、张翼《2017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② 张海东、杨城晨、赖思琦：《中国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调查报告——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调查》，载李培林、陈光金、张翼《2017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③ 张海东、杨城晨、赖思琦：《中国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调查报告——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调查》，载李培林、陈光金、张翼《2017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3. 新社会阶层具有较强的社会流动性

社会流动主要体现在职业流动和社会阶层流动等方面，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流动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在职业流动方面，新社会阶层不仅职业流动率较高，而且在其“跨体制”的职业流动上呈现明显的单向流动特征。调查数据表明，新社会阶层的工作稳定性低，其职业流动率要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有 61.1% 的人表示工作以后换过工作单位，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 37.8%；新社会阶层的工作变动也较为频繁，在表示换过工作的新社会阶层中，有 26.6% 表示换过一次工作，有 11.4% 表示换过两次工作，还有 7.4% 表示换过三次工作。^① 新社会阶层职业流动的另外一个特征是，跨体制流动具有明显的单向流动特征，也就是说，在新社会阶层中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的职业流动占了很高的比例，而反向职业流动的比例则很低。调查结果显示，从体制内向新社会阶层流入的比例为 15.5%，新社会阶层向体制内流入的比例却仅为 6.2%。这说明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的流动渠道是开放和畅通的，事业单位的技术人才到体制外部门创业也是相关政策积极倡导的，而反过来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流动虽然不是完全封闭的，但是流动的渠道是十分有限的。所以，绝大多数新社会阶层的职业流动不是跨体制的职业流动，而是在体制外不同职业之间的流动，“体制分割”是新社会阶层职业流动中面临的壁垒。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新社会阶层的职业流动性强还与其就业形式有一定的关系，对于自由职业者以及部分新媒体从业人员来说，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流动性强、不固定的职业。在阶层流动方面，虽然新社会阶层大多位于社会中间阶层，但是其向上流动的空间有限，而向下流动的概率相对而言却比较大。从社会阶层流动的角度讲，中间阶层向上流动的目标应该是更具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而且获得更高层次的阶层地位也是很多中间阶层的追求。但是，在现实情况中，由于受种种结构性制度与政策性因素的影响，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壁垒重重。而且，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形势下，作为中间阶层的新社会阶层如果不能通过种种努力或者即使经过各种努力也不能保持现有的阶层地位，那就极有可能会向下流动，下滑到更低的社会阶层，从而失去现有的中间阶层地位。

^① 张海东、杨城晨、赖思琦：《中国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调查报告——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调查》，载李培林、陈光金、张翼《2017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使得社会结构变得更为复杂

从社会结构来看，新社会阶层的发展壮大使得我国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多元、复杂，从而呈现多维二元结构特征。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是其具体体现，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结构迅速发生分化，社会阶层的类型也变得日益多元化，而新社会阶层的壮大又为日益多元的社会阶层结构注入了新的元素。此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到“城乡分立”的户籍制度等相关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户籍制度逐渐开始松动，但是其仍然具有较强的惯性，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还在持续。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力量的快速成长使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之外又出现了新的由计划与市场组合形成的二元结构。^①这就导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基于体制内外形成的、具有显著差别的新二元社会结构“叠加”在了一起，而且相关的结构因素交织作用在一起，又产生了一些次级二元结构，形成了包含“城乡”“体制内与体制外”“本地人和外地人”等多个维度的二元结构。这种多维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复杂社会。

5.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推动我国向“橄榄型”社会过渡

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新社会阶层的发展壮大还推动着我国的社会结构逐渐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在阶层构成上，“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意味着社会底层群体十分庞大，而中间及以上的社会阶层比例较低。随着新社会阶层的持续壮大，有相当一部分人实现了向上的阶层流动，社会阶层位置从底层向中层过渡，因此，在社会阶层结构中，中间阶层的比例不断提高，这就扩大了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推动了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相关数据表明，全国新社会阶层的规模为5%左右，而北京、上海和广州新社会阶层的规模分别为8.4%、14.8%以及13.6%。^② 我国一些特大城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已经初具雏形，其新社会阶层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数据说明，由于新社会阶层具有更强的消费能力，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这种转变还可以成

^① 刘平：《新二元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② 张海东、杨城晨、赖思琦：《中国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调查报告——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调查》，载李培林、陈光金、张翼《201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